

你有多久没有抬起头来认真观察过一朵云的形状?你有多久没有闭上眼睛仔细聆听鸟儿的歌声?回家路上,你会与多少棵树相遇,它们在这个春天开出了怎样的花?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些花慢慢凋谢了呢?

北京这座城,高楼林立,人潮汹涌。生活在这里,人难免步履匆匆,无暇四顾,对身边的草长莺飞、花开虫鸣浑然不觉,仿佛自己与它们并不在同一个时空。然而,我们究竟是缺少自然美景,还是缺少发现的眼睛?

欧阳婷,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体工作者,她对这个城市中自然的感知似乎更敏感一些。这种敏感是她性格的一部分,也是刻意追寻的结果。北京雾霾特别严重的那个冬天,深忧于我们身处的环境,她找出了自然文学作家约翰·缪尔的《夏日走过山间》来读。那是一个分界点,让她从略识一些草木到真正发愿以至行动起来,更深入地去了解和辨识它们。

自那以后,她一边梳理西方自然文学的脉络,慢慢读下来,一边翻看图谱,学得这些作家眼中、笔下出现过的植物。与此同时,她走出家门,观察身边的风景,踏足于小区、园林、郊野、植物园,日复一日,季复一季,去看、去记忆、去积累。这些积累下来的文字、照片、感悟、心情,全都凝结在了她最近出版的自然文学作品《北方有棵树》中。

欧阳婷说自己总感觉有两种北京,一个是“都市的北京”,另一个是“自然的北京”。前者具有吞噬性,让你有一千种理由抱怨它的不宜居,而后者,真是太丰富了,足以慰藉陷在干涸的日常生活中的心。这些年来,她很少去往那个“都市的北京”,而只要有时间就漫游在“自然的北京”之中。

她是如何走进并享受“自然的北京”的?她的经验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?

《中国科学报》:《北方有棵树》一书是按照1~12月的时间线索来写作的。书中记录,你在三四月份的自然观察活动是尤其丰富的。今年三四月份,你的自然观察计划是什么?

欧阳婷:今年春天,我想重点观察一下树的春芽。我在书的开篇中就写到树的冬芽,我很想对芽做个持续性的观察。

三月份,我拍了好多春芽刚刚绽开的照片,那时树都还没有开花,叶子刚刚有一点雏形,那个状态特别有意思,形态也非常好看。那些小小的叶芽或者是刚刚有一点花朵雏形的花芽,镶嵌在树枝上,比真正开花时还要好看,还要惹人怜爱。

我还去观察了这些小叶芽是怎样折叠起来的,比如鹅掌楸,它的叶子叶梗很长,但它在芽中酝酿时,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晰完整的叶子形态了,它的叶片先沿着叶脉中轴线对折,叶梗也呈90度弯折起来。你想它的叶梗得有多么柔韧,才能被这样包裹在芽里啊!让人不禁感慨,植物的结构是如此精巧神奇。

从“都市的北京”到“自然的北京”

■本报记者 张文静



《北方有棵树》,欧阳婷著,商务印书馆 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75元

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很喜欢看植物的细节。

欧阳婷:是的,对自然的感知需要这种非常细致的观察。如果只是泛泛地知道春天开花、秋天落叶,那么你对自然的感受是表面的、不深入的。在短暂的生长季,植物的生长速度是非常迅速的,它发生的变化也是非常细腻繁复的。通过细致的观察,你对它的生长会有更深刻的体会。

这种细致的观察也能给你带来很多乐趣。比如,很多同科同属而不同种的植物,它们之前的差别是非常细微的。我们有时会像玩找茬游戏一样去寻找两者的区别。

其实,如果你固定地去看某一棵树,或者你特别喜欢的一朵花,连续做一两年的持续观察,你就会发现一棵树、一朵花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回想当时“入坑”自然观察,对于你来说,“自然的北京”的入口在哪里?

欧阳婷:其实我最早关注到北京的自然,并不是在植物园或野外,而是在自己身边。我

当时工作的单位有个院子,虽然很小,但我发现其中植物的种类还挺丰富的。于是,上下班的时候,我就开始观察这些植物,拍了一些照片。

那时刚好也是春天,记得当时我对蔷薇科的植物了解也不多,正好看到果壳的物种日历上有文章讲蔷薇科植物的区别,写得很有趣,还有配图。我就拿着这些资料去对照、观察。后来,从单位的院子看到我小区附近,我去找毛樱桃、碧桃、山桃、山杏等一些容易弄混的植物,锻炼自己,看能不能辨认出来。就这样,从植物小白一点一点进阶,后来就常去植物园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除了观察植物,你在书中也写到观鸟。能否推荐几个北京适合观鸟、看植物的地方?

欧阳婷:北京一个观鸟和看植物都特别好的地方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。进了奥森南园的南门,沿着湖一直往西走,有一个专门设计的下沉湿地,那里的生境特别好。它周边有一些高大的乔木,水边有芦苇丛,也有金银

木等很小的灌木,构成了非常错落复杂的生境。所以鸟愿意来到这里。现在正值春天的迁徙季,很多迁徙的鸟会停留在这里中途休息。

圆明园、北京植物园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,都是我常去看植物的地方,里面的树种类型特别多。我每次出去,都会大概做个计划,这一次去要重点看什么,这样更加有的放矢,收获会更多。

如果对观鸟有兴趣,还可以多关注一些像自然之友等机构的信息,它们会经常组织观鸟活动,地点基本也在圆明园、奥森、北植这些地方。

其实,如果没有时间专门去植物园这样的地方,我们在身边也可以发现自然。一些小区里绿化很好,植物种类也很丰富。天气好的时候,上下班路上我会提前从地铁出来,多走一段路,经常能在路边的绿化带里看到开花的灌木,比如紫薇和木槿,都特别好看。

自然科普作家海因里希曾言,自然的神奇只存在于善于接受它的、有感知的头脑里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书中有很多照片,边走边拍是自然观察的一个很好的办法?

欧阳婷:对,拍下照片便于回来再反复观察、辨识植物。为了观察植物而拍照片,是有一定方法的。不能仅仅对着它的花朵拍,要有意识地去拍下它整个植株的状态,拍它的生境。然后把整个枝条上的叶子都拍下来,再靠近一点,拍下它具体的叶形,最后再拍它的花朵,把雌蕊、雄蕊、花瓣、花萼的形态都拍摄下来。这些不同部位的照片都能帮助你辨识植物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做自然观察这几年,从你的切身感受来说,北京这座城市对于自然爱好者越来越友好了吗?

欧阳婷:我现在去植物园等地方比较多,我感觉这些地方确实是越来越好了。像北京植物园,会为游客规划一些赏花路线,每一季都会把温室栽培的花摆放在线路周边,供游人欣赏。

我很喜欢那种有荒野感的自然环境,在北京植物园里也找得到。在园里一直往里走,靠近樱桃沟或者梁启超墓那一带,就有一大片非常广阔的有荒野感的地方,尤其在夏天,草木特别茂盛。

我也特别喜欢去圆明园西北部的一片地方,特别感谢园林工人把这里的杂草都留着。我自己是特别喜欢野草的,去年一年我做了很多对野草的观察,想记录一下在圆明园这样的地方,我究竟能看到多少种野草。每个月,我在那里都能看到很多不同的野草长出来,野性勃勃。

有点遗憾的是,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区域,荒地越来越少了。杂草被清理,裸露的土地被水泥填埋,虫子没有了,鸟也就不来了。还是希望在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区域,能够多保留一些自然的野性的环境,让我们更容易了解自然、亲近自然、体会自然。

荐书



《骨骼之美》「日」汤英治撰「日」东野晃典文「物」本明「叶」小荣译「北」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298元

从鱼类到哺乳类的脊椎动物,129种动物骨骼标本、218幅黑白显影照片,在摄影师汤英治的镜头下,散发出特殊的诡异美感。东京大学毕业的兽医东野晃典结合照片与示意图所撰写的解说文字,简洁而全面地串联起脊椎动物演化历史。

从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到私人藏品,汤英治为完成自己心中的“Real Bones”踏遍日本。对他而言,这本摄影集既源自现实,又超越了现实。他与东野晃典一起,从各类标本中挑选精品,一起去拍摄,多次从各个角度检查画面,相互借鉴。一切只是为了在逝去之物中见生命之华,在“自然”中现“大美”,呈现出极致的“骨骼之美”。

学者止庵评价道,摄影家所呈现的各种动物骨骼的美,简洁、冷峻、刚劲、富于秩序,加上强烈的黑白对比,真有一种达于极致之感。



《文化记忆研究指南》(德)阿斯特利特·埃尔·安斯加尔·纽宁主编·李恭忠李霞译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2月出版,定价:128元

这本指南首次在一本书中展现了“文化记忆研究”这一跨学科的国际性领域,其中由国际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,为读者提供了文化记忆研究关键概念的独特概述。这本指南不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记录了当前的研究,而且是一个汇集社会学、政治科学、历史学、神学、文学研究、媒介研究、哲学、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不同领域之方法的论坛。

正如本指南所定义的那样,“文化记忆研究”是在20世纪初随着莫里斯·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而产生的。近20年来,在各个国家和相关学科兴起了一股该领域的研究热潮,对“文化”和“记忆”的关系探寻也因此异彩纷呈,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思路。

本指南立足于广义的“文化记忆”,将其理解为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和过去的相互作用。它呈现了研究社会语境中的个人记忆、群体和家庭记忆、民族记忆、各种记忆媒介的概念,以及一系列新出现的跨国性记忆之场。

书吧

悲鸣还将继续吗

4月13日,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。消息一出,舆论哗然。

已去世25年的日本人平井宪夫,以及他的遗作《核员工最后遗言》也因此又被不少读者提及。因为他的“遗言”中早已预言了福岛核电站的命运。

“核电厂绝对安全——这只是纸上谈兵罢了。”平井宪夫说。1996年,这位负责监督检查核电安全的技师逝世。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,他生前对于核电生产一线情况的披露被集结成书,旋即引发热议,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。

《核员工最后遗言》打破了不少人对核电站的幻想——清洁、高效、安全,事故只是小概率事件。比如在建设这座世界领先的核电站时,铁丝掉入原子炉,工具卡进配管里的人为疏漏层出不穷。有一次,运行中的核发电机组一根位于高辐射区的螺栓松了,为了拧紧这根螺栓,不得不安排了30个工人,轮番冲上前去,每人只能工作几秒钟,有人甚至扳手还没拿到时间就到了。

他还写到,日本的核电站总是将每年一度的检修维护安排在冬季,为的是可以招募附近农闲时的农民或渔民来充当临时工。

平井宪夫预言:“这些菜鸟做的核电厂,日后必定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。”

2011年3月,日本发生九级大地震,引发海啸和电源故障,导致福岛核电站三个核反应堆先后爆炸,造成灾难性核泄漏。

这次核泄漏的事故等级,被定为最高级7级,是全世界第二例。

而首例,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。再过几天的4月26日,就是该事件35周年纪念日。

1986年的那天凌晨,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,8吨多强辐射物质随风飘散,产生的辐射剂量,相当于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总和的100倍。

事故发生时,反应炉附近的居民

纷纷站到高处欣赏爆炸的绚丽火光。其中有一座桥离反应炉很近,视野绝佳,到这座桥上观看的居民,后来都因接收了超辐射死去,这座桥也被称为“死亡之桥”。

但灾变后,当局对民众宣称只不过是普通爆炸,民众照常生活,等到实在瞒不住,苏联政府才公之于众。两天后,民众才被告知需要暂时离开三天。

事故后十年,记者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危险,深入事故发生现场,用三年的时间访问了超过500位幸存者,包括工人、科学家、医生、士兵、矿工、难民。这些访谈最终形成图书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。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该书是她的代表作。

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关于死亡还是爱情。”这是图书开头第一句话。它出自一位最早到达现场灭火的消防队员妻子之口。她亲眼看着丈夫在短短14天中溃烂到不成人形,最后痛苦地死去。

“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。”这句话多次出现在众多访谈者的口中。正是隐瞒和谎言继续让数万名不了解状况的人白白牺牲健康。

无论是福岛核电站事故还是切尔诺贝利事故,核泄漏已然酿成巨大灾难,谎言、欺瞒、救助不力、不负责任这些“人祸”,更进一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。前车之覆,后车之鉴。十年之后,日本又岂能以“可安全排海”,将核废水一倒了之呢? (李芸)



《核员工最后遗言》



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

书摘



《文学如何教育》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·陈平原著·东方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,定价:88元

谈读书问题,我就说三句话,夸张点说,也叫“读书三策”。

第一句话:少读书,才能读好书。

那篇根据我2013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演讲整理而成的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,其中提及:“过去总说‘多读书,读好书’,以我的体会,若追求阅读的数量与速度,则很可能‘读不好’。成长于网络的年青一代,很容易养成浏览性的阅读习惯,就是朱熹说的‘看了也似不曾看,不曾看也似看了’。因此,我主张读少一点,读慢一点,读精一点。世界这么大,千奇百怪,无所不有,很多东西你不知道,不懂得,不欣赏,一点也不奇怪。”文章最后建议,认认真真读几本好书,以此作为根基,作为标尺,作为学问储备,也作为精神支柱,长短结合,只要是经得起考验、略有年纪的好书,都值得你认真阅读。

至于什么是“好书”,很难界定。我以前谈过,在宽容的现代人中,“经典”可以是临时性的——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,即不妨冠以此称。这个意义上的“经典”,当然不像《论语》或《圣经》那样“坚不可摧”,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,经由一系列的沉浮,再最终确定其地位。放眼望去,你会发现,同是“经典”,二十年、五十年、一百年、五百年、一千年、两千年,年纪大小与含金量的高低基本上成正比。两千年前的“经典”,也会面临阴暗面,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;反过来,二十年前的“经典”,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。我并不主张只读五百年或一千年的经典。若真的以为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,或者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,那很容易变迂腐的。新旧并置,长短结合,只要是经得起考验、略有年纪的好书,都值得你认真阅读。

第二句话:鉴赏优先,批判其次。

先说徐复观读书的故事。抗战中当蒋介石侍从秘书的徐复观,抗战结束后以少将军衔退伍,专心做学问,日后成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。话说1943年他到重庆的勉仁书院找熊十力先生求救。熊十力吩咐先读王夫之的《读通论》。徐复观说,这书他读过了。熊十力说,回去再好好读。

熊十力说,回去再好好读。

读书三策

■陈平原

几天后,徐复观来见熊十力,说那书他又读了,里面有好多错误,这里不对,那里不妥。话还没有说完,熊十力拍案而起,说你这笨蛋,你滚吧,这么读书,一辈子都没有出息。读书先要看它的好处,你整天挑毛病,这样读书,读一百部、一千部、一万部都没有用。徐复观日后追忆,说这件事让他死起回生,明白该如何读书了。

“五四”以前的读书人,对古人太崇拜了;“五四”以后的读书人,又把古书太不当回事。我认为,高看古人,没有反叛精神固然不好,低看古人,整天挑毛病也不行。单就求学阶段而言,熊十力主张读透一部经典,养成好的眼光、趣味与能力,是经验之谈。因为,无论古人还是古书,都是有好有坏,我们时间很紧,犯不着整天替古人担忧,说他如何“脏乱差”。他不好,你绕开就是了,先挑好书读,尚友古人,朝夕相处,你的学问及精神境界就会得到提升。将来著书立说,你很有见解,说孔子什么话不对,韩愈某个观点有问题,那是以后的事情。读书阶段,你的主要任务是汲取好书中的精华,用来滋养自己,这是第一位的。至于高楼大厦,火眼金睛,把古人批得体无完肤,那是做研究的时候才需要的。

第三句话:自家体会,文火煲汤。

同样读书,有人读书活,有人读书死,只说“开卷有益”远远不够,还得明白读书的门径与境界。常被问读书有什么窍门,我的回答很让人沮丧:最大的窍门就是别走太多的弯路。因为,世上本无不花气力而迅速成功的“武林秘籍”,你太想寻找诀窍,反而容易走弯路。

小时好学,抄了很多古今中外的读书格言。长大后发现,这些佳言警句仅仅起到励志的作用。书还是要自己读,自己去领悟、去体会,听别人讲总是隔靴搔痒。所谓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,陆游的诗句用在读书上最合适。必须亲历实践,包括得意、张狂、挫折、碰壁等,才能有深入骨髓的真切体会。

同样读书,有立马见效的技能培训,但那是低层次的;如果目光远大,追求胸襟与学养,则必须具备良好心态,而且愿意花时间。就像广东人煲汤,火太猛,效果并不好,要文火煲出来的汤才好喝。某种意义上,读书也是这样,要有长期奋斗的准备,不能太急,不能太功利,不能有突飞猛进、日进斗金的时刻表。

能看见以上不怎么励志的“丑话说在先”的,必定是读书种子,且已蓄势待发。若如是,明白前途光明,但也理解荆棘遍地,这个时候上路,才比较从容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,文章有删节)



《春山谣》张柠著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,定价:49元

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活法,一代青春有一代青春的追忆。本书是张柠长篇小说三部曲创作计划的第二部。首部《三城记》讲述“80后”青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里的生活和成长。本书则讲述了“80后”父辈的青春故事。第三部作品将把视线投向“80后”的祖辈。

小说呈现了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辈子的青春岁月。十几个还没满二十岁的上海青年,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作春山岭的乡村,新的环境让他们感到震撼,新的生活时刻在考验着他们。而他们的到来,也引起了原本寂静的山村、小镇的喧哗和骚动。小说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的面貌。上海青年、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各条线索交织在一起,产生了一连串意外之外的故事。



《左手咖啡·右手世界》(左)手咖啡·(右)手世界·一部咖啡的商业史·(美)马克·彭德格拉斯特著·张瑞译·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年2月出版,定价:89元

非洲的牧羊人第一次发现了咖啡豆能取悦羊群,阿拉伯商人将咖啡传播到欧洲,在那里咖啡成为17世纪文化与生活变革的催化剂。随着大航海与殖民时代的开启,帝国主义将咖啡种植园开到了东南亚、中南美等几乎所有有利于咖啡生长并适合远洋贸易的地区。而这过程也塑造了当代世界的版图,成就了一个庞大的咖啡行业,也使咖啡成为全世界价值最高的农产品之一。现如今,全球有1.25亿人以咖啡为生。

通过本书,读者不仅可以获得咖啡(豆)种植、制作、吸饮以及咖啡的商业史知识等,还能看到人性,看到因人的参与构成的世界,有着我们喝着咖啡而很难想象的另一层面貌。(喜平)